

經部

尚書詳解卷三十五

宋 陳經 撰

無逸 周書

昔者三代之王以天下為艱難後世之昏主以天下為逸樂惟其以天下為艱難故無事之時常為有事之慮惟其以天下為逸樂故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然則人主以至尊備天下之奉獨不可一日肆

其樂乎曰艱難之中自有樂也所謂無逸者豈必疲精神役智慮齋居決事衛士傳餐如後世之君然後謂之艱難哉其心未始一日而忘乎民者是乃所以為無逸也成王當幼冲之年享文武積累之業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勞也故作此篇以為戒雖然其亦有周之家法也七月之詩王業之艱難皆本於農事而無逸之書又推及于稼穡小人成王之所謂無逸者亦惟知此而已

周公作無逸

序書之體有總一篇之意者若武王代商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之類是也有舉其所因者若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是也有直書其事而意自顯者若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與此篇周公作無逸是也古之大臣所以事君之業其在此乎人主之心知所以無逸則必明明則萬物無不灼見人主之心專在于逸則必昏昏則天下萬事皆蔽而莫之

見此乃周公極本窮原之意也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戶樞不蠹流水不腐豈特中才之士當如是哉推而廣之堯之兢業此心也天之行健此心也極而下之學者而知此則為智為賢為君子不知此則為愚為不肖為小人伯益戒舜罔游于逸一句而已周公作為一篇蓋事聖君與中才之主不同故其言亦有詳略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

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嗚呼先嘆而後言也所者與譬如北辰居其所之所同勤于其所當勤者所也勤于其所不當勤者非所也堯舜之兢業禹之勤于邦湯之坐以待旦旁求俊彥文王之不暇食用咸和萬民凡天下之利病民生之休戚皆欲周知之此勤其所勤也跖之孳孳為利

紂之為不善亦惟曰不足凡力行之無度與夫召敵仇而不怠者勤其所不當勤也故曰君子所其無逸艱難乃逸者非我先艱難而後逸樂也艱難之中自有逸樂之理君子當知以艱難為逸不當知以逸為逸也小人之熱耕凍耘霑體塗足仰有以事俯有以育有倉箱之盈有雞豚之享不然徒事于末作棄農畝而貪博奕飲酒之樂饑寒切身樂歳終身苦則逸者果非逸而艱難者真逸也小人之依者若寒者之

依其衣饑者依其食之類人君惟是知稼穡艱難乃逸之理則民生之所依賴者必有以知之不違農時不奪民力不重斂民財矣若未知稼穡艱難乃逸之理則小人之所依賴者何緣知之必至于違農時奪民力斂民財無所不至故周公必戒之以先知而後繼之以逸則能推食與人者必嘗饑者也與之車而不乘者不畏徒步者也凡天下事必須經歷而後知晉公子不十九年在外則不足以强其國宣帝不在

閭閻間則不足以綜核名實亦此意也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此又即小民之事以爲喻小大雖曰不同人情一也相視小人之家其父母勤勞稼穡艱難辛苦以立門戶乃忽有不肖之子不知衣食之所從來不親歷稼穡之艱難徒爲放逸之事如今人之博弈飲酒游手無職業之輩也爲戲侮之言如今人市井之習浮言鄙語以相戲狎是也爲妄誕之言如今人自尊自大輕忽不遜是也逸也諺也誕也皆是惡

習惟土物愛者厥心必臧不知艱難者其習必流於惡否不然也又不然則侮嫚其父母以父母為古昔之人無所聞知是不遵父母之訓誨也此皆小民之家不肖之子弟也此等又何足言而周公舉以告成王者欲使成王警悟民有不肖之子不知艱難其惡至于此苟成王為文武子孫不念文武積累之勞其惡當如何哉觀此一段又有以見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至於文武周公無不于農事上講究故稼穡艱

難小人之依與乎民情之善惡無不一一知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周公推而下之極于小人之情欲使成王即小以觀大也周公又推而上之及于商家之三宗欲使成王考古以驗今也我聞諸古人曰昔商家之中宗太戊也曰嚴曰恭曰寅曰畏者敬之見于貌也曰寅曰畏者敬之見於心也此四者所以形容其敬惟其敬之至者無一

而不與天理合天命自度者以天命之理自為法度凡身之所躬行合于法度者無非天命之流行推以治民則亦存祗懼之心無告者不虐鰥寡者不敢侮皆治民之祗懼也既存祗懼之心則惟恐一夫不被其澤一民不蒙其利尚有荒怠安寧者哉中宗所以能上合天理下勤民事者皆自夫嚴恭寅畏者發之曰自度曰祗懼不敢荒寧即嚴恭寅畏之形見也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經曰惟天降下民典厥義

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命民中絶命人生禀賦之初命未嘗不全具惟夫人自戕賊則息其所以為生之理故為乖氣為疾病為夭死惟能全其所以為生之理則順受其正故為和氣為康寧為壽在夫人所以取之如何耳孔子曰仁者壽董仲舒曰堯舜行德則民人壽此中宗之享國所以如是之永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

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中宗之嚴恭寅畏出於天性高宗之不敢荒寧本於有所因當其久勞於外之時爰及小人同處意者小乙使之居於外俾之涉歷艱難也及其起而即君位也乃或亮陰三年居小乙之喪信任冢宰默然無言夫其不言者非不能言也于不言之中所以涵養之者深矣是故有所不言則已一有言焉而天下皆大和謂學傅說也雖其言乃雍而猶且不敢荒寧常人

之情于言乃雍之後未必不自怠而高宗之心不敢荒愈生不足之心故能嘉靖商邦嘉善也靖安也商邦不特安靜之而已又且皆歸於善至于小大無有或怨其上者民不怨其上則人人得其所欲也故高宗之享國有五十九年之永然則高宗歷年之久者豈非因艱難而得之哉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

三年

祖甲先儒孔安國謂湯孫太甲伊尹放諸桐鄭康成云祖甲武丁之子帝甲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于人間若以世次先後言之則鄭之説爲正若以德之優劣享年之多寡爲次第則孔之説爲正二説未知孰是若據孔氏之説則太甲初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是爲王不義反爲小人之行者也及其處桐宫之後動心忍性痛自懲創

深能改悔起而即位遂知小人之所依小人所依者謂依於衣食也太甲不因桐宫之悔無由知小人之依葢操心之危者達艱難困躓之餘皆所以益其智也既知小人之依自能保庶民而安之惠庶民而順之雖鰥寡之微亦不敢侮矣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則祖甲所以歴年之長者亦自夫艱難能知小人之依者得之人主於天下延年益壽之術本于吾身如此彼秦皇漢武好神仙寵方士服藥以求長年

天下安有此理哉然而或七十有五年或五十有九年或三十有三年或者即位之年已有老少者未可知所謂七十五年五十九年三十三者據在位之年言之也然則壽夭數也顏子之賢而早亡則壽其可必乎曰有德者壽命必長無德壽命必夭其有賢而夭者亦不幸而已矣君子當順受其正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

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商家自成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多矣而周公特舉其三宗者是有三等也中宗生而知者也高宗學而知者也祖甲困而知者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是以皆有歷年之久舉此三等以為成王戒既以壽命之長者告之又以壽命之短者警之自時厥後自是三宗承其後而立者生於深宮長於婦人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故生則逸

既生而逸則稼穡之艱難其心有所不知小人之勞耳有所不聞心不用於此則用於彼不在於憂勤則必在於逸樂所以惟耽樂是從逐於聲色玩於遊畋良心既已陷溺是以自時厥後亦無有受命之長者或十年而止或七八年而止或五六年而止或三四年而止由此觀之晏安為鴆毒聲色為戕身之斧斤逸樂為終身之陷穽其驗如此周公既舉三宗以艱難而得壽命之長者告成王疑若可以已矣又以後

王逸樂而短命者告之何哉人主之心逸樂其所好也然所好有甚于逸樂茍以艱難而得壽命之長奚為而逸樂哉艱難其所惡也然所惡有甚于艱難茍以逸樂而促壽命之短奚為而不艱難哉周公之言蓋奪常情之所好惡而示之以其所甚好惡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周公以前代之事告之矣其近者莫若我周之家法故又舉太王王季文王之事周公之言何其次第如此明白太王王季獨非爾成王之祖乎抑者降下其心不敢驕也畏者敬存于心不敢忽也想其抑畏之心豈復有逸樂之事乎克自抑畏者是其謙冲退托戒謹恐懼出於本心之誠然非有使之而然如自强不息非有以强之也欲其自得非有以得之也推太

王王季家法如此故以心傳心文王之心即太王王季之心所謂卑服所謂柔恭皆其抑畏之形于用也人情自尊大必忽人豐于已者必嗇于人文王于衣服之間不事華侈而致其卑則所即者必安民之事養民之事也文王既能柔而徽恭而懿則其所從事者必惟小民之是懷是保必惟鰥寡者是惠鮮也侈于衣服者必厚斂以傷民卑服者無心于侈麗也曰功者稼穡之功也柔而徽柔德之美者也非巽懦

以為柔恭而懿恭德之美者也非足恭以為恭徽柔懿恭即謙冲之意自早朝至於日之中日之昃矣猶且不遑暇食惟務所以咸和萬民文王以天下為一身以鰥寡孤獨為吾之四體民之不和吾所憂也而食之不暇文王何容心哉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又所以躬率庶邦也蒐田以時一發五豵皆禮之所不得不舉外此而未嘗以遊田為樂也文王所以如此何也要使庶邦之貢賦以正供奉不欲以庶邦貢賦為

吾遊田逸樂之用也文王當時為西方諸侯之長故諸國貢賦皆上於文王惟正之供則所用者宗廟祭祀百官有司之用而已文王一身全在憂勤之地不在逸樂之中自常情言之疲精神役智慮多記損心多語耗氣心氣内損形神外勞後不可以長久文王自受命中身以來享國有五十年之久何哉艱難之中自有逸樂者存心廣體胖作德日休之時安有急迫之態中身者文王四十七受命而即位為諸侯也

文王世譜曰文王九十七而終身享國五十年則四十七受命可知矣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周公既言商三宗周文王以為戒矣又嘆而言曰繼自今嗣王不特成王當知所戒繼嗣成王之後而為

王者亦當知此周公所慮之遠不止為成王言也淫過也觀謂非常觀也逸豫也遊蕩也田獵也四者皆不可過蓋觀逸遊田人君亦未嘗無特不可踰其則爾一遊一豫為諸侯度車馬之音欣然有喜則亦何害為觀逸遊田哉左氏傳曰君非民事不舉苟觀逸遊田而不出于民事皆過者也以萬民惟正之供民之所以樂輸貢賦于上豈為人君觀逸遊田之具哉所以供天子郊廟祭祀百官有司之用耳使萬民惟

以正供則非正者不敢以勞民也前言庶邦文王為西伯統率諸侯故也此言萬民則合天下而言也無皇曰今日耽樂皇暇也無敢自暇曰今日耽樂而明日不耽樂夫以一日之暫樂若無害也而周公亦禁以為不可者蓋此心不可斯須而忘此心斯須而忘則是放其心自此以往不可收拾矣以小惡無傷而不去終必至于長惡知攘雞之不可請待來年終必不能遷善故夫一日之暫樂在衆人以為無害在君

子觀之下已不順乎民而非民攸訓上已不順乎天而非天攸若既不順乎民又不順乎天是人也已大有愆過矣夫一日之耽樂其害遂至于不順天人而積過于一身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進德修業者汲汲則可悠悠則不可也商王受所以迷亂其性以沈湎于酒為德者其原亦在今日之耽樂耳成王當知紂開一日之樂遂至于長惡而為迷亂酗于酒周公防微杜漸則不可不絶其逸樂之原古人責

難於君其嚴若此後世若賈山之於文帝則謂惟陛下所幸馬周之于太宗則謂速至還期開人主一線路豈事君之法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周公又設此兩等人以為訓一等人是君臣相正邪說不能亂一等人是為邪說所亂者我聞古之人君

明臣良矣尚且相為訓告為保惠為教誨訓告者教之以事也保惠者安而順之將順其美也教誨者教之以道也胥有迭相之意臣言之君能受之此迭相也惟君臣相正于其上則民自然無所惑於下也譸張誑也幻惑也以無為有以虛為實以邪為正者譸張為幻也此等人惟是人君耽于逸樂故譸張為幻之說始得以投其隙有戰國好刑名之君則申韓之說易入有漢武好神仙則方士之說易入此理之必

然也人君心術一正則邪說安能亂之哉此厥不聽
謂不聽此古人之事也茍為不聽古人之事而好為
逸豫君子既退則小人必進人乃訓之小人之邪說
也邪說進則必進而變亂先王之正法或小或大無所
不紛更法令既不合乎人情則民亦不順之否不順
也否則厥心違怨蓄其怨于心也否則厥口詛祝形
其怨於言也心有所違怨則口必有所詛祝以言告
神為祝請神加殃曰詛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

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

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

厥辟不寛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

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周公又設此兩等以為訓一等乃迪哲之王因怨詈

而責己者也一等乃因怨詈而責人者也又嘆而言

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此四君者皆迪蹈哲知而行之哲者知人者也四人者不以哲而知人而以哲自知以哲自知則能内觀自省責已而不責人也且前乎商者無非虞夏之君周公以其遠之可信未若近之可信也故取商周以為鑒然言商三宗而不及湯言文王而不及武王何哉葢周公之意謂湯武為創業之主其艱難固不必言三宗之王乃當無事之世能憂勤者也成王當持盈守成

之曰故舉此四人而不及湯武也惟此四人迪哲厥
或有人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恨而詈之也此四人
者因其為詈則大自敬其德必自反曰我必不忠我
必不仁我必無禮怨詈何從而至哉其過則引以歸
已曰朕之愆信如是則不啻不敢含怒言喜于聞過
也夫衆人聞怨詈之辭則必含蓄其怒有不平之色
至不敢含怒者已知所以容人則其過人亦遠矣至
不啻不敢含怒則不特容而已凡怨詈之言皆已之

所樂聞愛我之疾疢不如惡我之藥石子路人告以有過則喜孟子以為必自反者即此意也然則此四人者豈有怨詈之哉周公即其迪哲之心推之苟有怨詈此四人者必若此自反也此厥不聽謂不聽此迪哲之王所為也人乃或譸張為幻以虛言邪說告其上曰小人怨汝詈汝遂信而受之不知責已而徒歸怨于人苟若是則不念其為君之道有容乃大者君道也既不能容人則不念為君之道不能寛綽其

心淺狹褊隘移其所自反者而責諸人遂至于無罪者亂罰之無辜者殺之將以止怨而不知其怨愈甚怨有同者言人心雖異而其為怨則同叢聚也以一人之身當天下之怨其原則自譸張為幻之言有以惑之人主不好逸樂則譸張之言何自而入哉且無逸一書戒逸樂事也前說三宗文王受命之長短後說聽言之審與不審因詈而自反與不知自反何哉曰此皆所以為逸樂戒也人主苟憂勤則心平氣定

而一身和邪說不進下無怨言祝詛則天心和一身和天下又和此受命所以長也人主逸樂則心有所蠱壞而一身失和邪說易進小人怨詈殺戮無辜而天下亦失其和此壽命所以短也周公推言人主之壽下及于小人怨詈之情亦可謂親切矣古之王者兢業于上而王言之大王心之一使百姓咸頌其美作民父母為天下王使皇極之民皆稱其德為感召和氣以享歷年之久豈無自而然哉周公曰嗚呼嗣

王其監于兹自君子所其無逸而至是叢于厥身皆嗣王之所監也豈特成王當監即千百世下之為人君者不可不監也

尚書詳解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陳氏尚書詳解卷三十六至三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席慶年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詳解卷三十六

宋 陳經 撰

君奭 周書

此篇乃召公欲退而周公留之故作此書也二公輔相成王營洛邑周公復子明辟二公之功亦成矣二公之心皆欲去矣周公既為成王所留召公不欲周公之留也是以有不悅之意然則以周公之留為是

則召公之不悦得無懟然忘情于君乎以召公之不悦為是則周公之復留得無貪禄固位乎據此二公之心各有所向功成身退者人臣之常道此召公之志也與周家相為無窮者宗臣之深憂此周公之志也周召乃同心一體之人周固不可無召而召亦不可無周周公既為成王留則召公安得猶退洛誥之書乃成王留周公之辭君奭之書乃周公留召公之辭古之大臣國爾忘家公爾忘身視天命之無窮皆

以為切已之事故此篇多言天命之不足恃惟在得人以繼持之耳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師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者謹其身而輔翼之使歸諸道者也師保皆三公之官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是也保次於師而此序云召公為保先於周公者蓋此篇為留召公而作故也先周公相成王

為左右左以佐之右以佑之觀成王之初即位也本中材庸主管蔡流言之變周公幾不免則其資禀可知矣及其後也信任周公而不忍周公之去已是非師保之職朝夕納誨涵養成就何以至是哉及其功既成而召公起勇退之心為召公之計則得矣為成王為周家計則未也故周公因其不恱而作君奭之書挽召公之留欲與之共圖周家之政至于永永無窮而後已卒之召公相成王及成王周公已歿之後

至康王之時猶未忍去其亦有感於周公之言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周公若曰君奭君者尊之也奭者名之也既尊之曰君又以名呼之何也古人質樸誠實無所隱諱況於同列之相親朋友之相與者乎同列而稱其名若此君奭是也朋友而稱其名若曾子之責子夏曰商汝何無罪是也後世有深情厚貌懐疑獻諛此風不復見矣弗弔天降喪于殷弔閔也商家不為天所閔是以降其喪亡之禍於商商既墜其命而周受之矣周公言之若有惻然之意蓋聖賢初心本不欲利商家之

天下商之墜命豈周之所欲哉一天命也商既墜而不可保我周雖已受之其敢長保乎其基業至于永休而爲天所輔而或出于不祥亦我所不敢知也其不敢知者以見天道之難測也基業也永長也孚信也休美也若順也棐輔也忱誠也周之基業長信有休美以順天而爲天所輔其誠此得天命者也其終或至于不善爲天所棄絶此失天命者也周公皆以爲不敢知者蓋天道高遠不敢與知旣不敢知天則

所知者人事而已盡人事者雖不求于天而天自不敢違人事之不盡而汲汲于知天者雖求于天而天愈不可測古之聖人即求天于已者也嗚呼君巳曰時我此周公舉召公往日之言而證之也周公之意若曰基之永孚于休歟抑亦出于不祥歟皆不敢知往日召公已有言曰是在我而不在天矣召公已有時我之言亦不敢以天命之既得為安遂至于不念天威之可畏不察民之有過蓋安于天命而不修人

事者必不能長念天道之可畏亦不能察民之有過而王之知天命之可畏而遠念之者當常存畏敬之心知民之有尤過懲違者當化惡為善去乖爭為和睦我不敢以寧于天命之故遂至于不念天威不察民過則周公知天命之在我而不在天能畏天威能察民過矣故曰惟人惟人者在于人事之當修不必求之天可也後嗣子孫指成王後也前人光者文武之明德也設若後嗣之子孫不能恭承天命遏絶佚

失前人之光我已退老而家居則何由而知之天命不易言其天命不可輕易既曰不易又曰難諶以見其難諶而不可測度也天命難信如此至于隕墜厥命而不能以經久歷年抑誰之過雖是後嗣之子孫不恭上下遏絶前人光之失其實大臣之退老而不任其責所以至此也周公言及于此見天命之無常全在人事則輔相成王以祈天永命周召安得而辭哉嗣繼也繼前人文武之志恭承其明德者正在我

小子旦周公自任之辭也我小子其任甚重然非能別有正人之道亦在乎行前人之光明以施諸冲子言以文武之明德開悟成王之德也上一句乃周公自任之辭下一句乃周公不敢自居之辭以前人之德而行於已則不敢不以自任以前人之德施諸君則不敢以是自居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又曰者更端而言之也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者申上文之意也上文既以天命不易必迪前人光施於冲子此又言天不可信我惟遵行文武之德使國家延長則天終不用釋廢文王所受之命矣天命自文王而始受命武王之德則不替文王之受命此言惟德可以得天以周公之聖豈不知天命既曰不敢知又曰不易又曰難諶又曰不可信此知古人不以在彼者為天而以在已者為天舍一已而外求天

皆爲不知天也皆僥倖之私情而非躬行之實理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兹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此則周公歷敘有商之賢臣能成其功業也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天命而有天下當是時則有伊尹者輔

相成湯其治功至于格天言與天無間矣莫大于天人臣輔相之功至于與天同其大則是無一夫不被其澤無一民不蒙其澤也在太甲是時則有若保衡保衡者官名即伊尹也亦曰阿衡天下之所倚以安平也故曰保衡太戊太甲之孫也是時則有伊陟臣扈伊陟伊尹之子經曰伊陟相太戊是也臣扈在湯時已有是名疑至臣扈是也太戊時尚在可謂累朝之元老也伊陟臣扈二人相太戊其功至于與帝為一

天即帝帝即天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變其文
爾言保衡之于太甲伊陟臣扈之於太戊其可以幾
于伊尹之相湯巫咸乂王家巫咸亦太戊之臣經曰
伊陟賛於巫咸是也乂治也治王家之事特能修其
在人之職而已未至于格上帝也在祖乙時則有若
巫賢即巫咸之子也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甘盤即
高宗舊學之臣也明此二人者不及伊尹保衡伊陟
臣扈故不言格天格帝之功高宗後得傅說此不言

傅說者推本而言之高宗後來所以恭默思道夢想求賢亦皆舊學之時甘盤之功居多周公舉此四人者其德有大小功亦有淺深皆能成其輔相之業陳列也皆循此為臣之道其功陳列于前安治有商家故使商家之禮升至配天為天子者配天者也商家子孫長有天下以祀天故曰禮陟配天歷年之久周公舉以告召公欲挽留召公使之以商家賢臣為法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兹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商家之明君賢臣相與圖治有以感格乎天故上天佑之為生賢者之多純大也天有以佑之故商家人材之盛充實于其國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虚國有人焉則實無賢者則虚天之佑人君莫大于生賢良弼曰帝賚而籲俊所以尊上帝則賢者之生豈非

天所以佑人君何以見天之佑商而使商家人材之富其在內而百官族姓王朝之人也則無不秉持其德以明其憂國之事不敢暇逸以盡其職之所當為者秉德明恤也其在外而小臣也則無不藩屏于侯甸之服武夫糾糾為王之衛者屏侯甸也若在下而奔走侍御僕從綴衣趣馬之人也則亦無不惟德之是舉以乂治其君之事惟夫若內若外若小若大之臣各盡其職各任其事故一人在上無事則已茍有

事於四方則惟動丕應徯志四方之民信其上如卜筮
然君民之相孚本於大臣輔相之業所以至此夫以
商家之臣如七人者其功直至于上得乎天下得乎
賢其盛若此則周之治茍未至于商則召公其可遽
退乎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
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周公既說商家賢臣勲業如此再言商家享國長短

在于人事而不在乎天平者謂下能和平其民也格者謂上能感格乎天者也能和平其民能感格乎天享國歴年必久故曰天壽平格此即求福不回干禄愷悌之意也平格即壽非平格之外別有天壽也商之君臣能平格則天壽之天保乂安治有商其後之嗣王如紂者不能平格則不為天所壽不為天所安治故天滅之以威興亡之致全在人事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固堅也永長也汝若能為長遠之慮不為目

前之計不安於小成不止於僅足即永遠也能永遠

則天命有隆勿替其治將潤色顯飾粲然於我新造

之邦周家對商而言之文武受命未久故曰新造邦

周公以永念者期召公則其所慮亦深且遠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

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

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

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

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前既歷舉商家得人之盛矣此又舉周家文武所以
得人之盛割裁正也申重復也勸勉勞也寧王即武
王也武王本有德矣天又從而裁正之重復而勸勉
之此與式教用休陰誘其衷同意武王之德所以極
其至而無有踰越者皆上帝割申勸之也故能集有
天下之大命於其身周公先言武王者蓋欲言文王
之德又必舉武王武王所以能集天命于其身者豈

無自而然哉葢本于文王也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修者因其壞而修治之也和者因其乖而和之也紂在上三綱五常既壞而人亦為之不和矣文武庶幾能修和有夏雖文王之責而實不敢自以為功但庶幾而已當此時文王惟得此五人者為之助虢叔也閎夭也散宜生也泰顛也南宮括也不言呂望以見言兵者非文王之本心也文王有此五人為之疏附後先奔走禦侮故能成修和之功又曰無能往來

兹迪彛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又曰文王之辭也文王雖有此五人文王之心常有歉然不自足之意且曰無人能往來為我道常教于天下無其德以降下于國人且文王已有人迪彛教而必曰無能往來文王已有德降于國人而必曰蔑德聖人之心其不自足也如此亦惟純佑秉德上文言商家之事既曰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矣故此云亦惟純佑秉德天心純一佑助文王故生賢佐皆秉持

其德之人賢者天所生也故迪知天威言其踐履無不與天合亦如迪知上帝命同乃惟時昭文王比秉德之臣能明文王之德輔相而開導之使文王之德所迪行者皆足以顯見覆冒於天下以此而聞于上帝惟是賢者能迪知天威所以能相其君亦聞于上帝天為君而生賢故賢亦以天而輔君也文王所以能受有商命皆賢者輔相之功以文王之聖猶資賢人之助而況不為文王者乎

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禄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此武王得人之助也時虢叔巳死故曰四人惟兹四人輔相武王庶幾蹈履至于保有天禄曰尚云者亦與尚克修和我有夏同皆不自恃之意也其後也暨及武王誕行天威咸劉殺其敵以興征伐之師謂之尚迪有禄則保有天禄者武王之初心也誕將天威而謂之後暨則征伐者非武王之初心也不得巳而

後為此舉爾非是武王始便欲將天威也惟茲四人明文王之德使武王之德覆冒于天下天下之人盡稱頌武王之德萬國同辭此四人者在文王時昭文王則以其冒聞于上帝在武王時昭武王則以其冒而使天下之稱德何也言天則可以兼人言人則可以兼天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

聞刻曰其有能格
文王之治五人者爲之武王之治四人者爲之況今
日成王之治未成召公其可不以五人四人者爲心
乎予小子旦視今之天下如游大川然以其險而難
濟也任重而不克勝也必得召公同心輔政則可予
自今以往曁汝奭濟小子成王于大川之險亦如未
在位時召公之心豈不謂成王已即政已在位能勝
其任矣殊不知任大責重非成王所能當在召公視

之亦當與未在位時同也誕無我責汝召公不須責我以為我不當挽留名公也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收藏也勗勉也耇造老成之稱也爾召公倘有意收藏韜晦無能勉其所不及則是老成人不肯降下其心以輔成王也周家之治有不逮處尚望召公加勉則可既不能勉所不及老成人不降下其心則鳴鳳之祥不復聞矣況敢望其至治之極乎文王興于岐山時有鳴鳳之祥此治之感召也然則召公安

得不加勉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兹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君奭不可不以此為監文王之功如彼而今日之治未成如此其當監視于此我周家受命雖有無窮之休矣然有以基之于前無以成之于後則前功不可保豈非亦有大艱難者乎告君奭當謀所以寛綽其心欲去者其心迫窄故也寛其心則當為成王留我

不以後人迷惑之意豈為目前苟安而已哉誠欲後人有所觀法有所循守不至於迷惑也此周公所以開召公之心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徳丕承無疆之恤

前人指武王也周召二公當時親受武王顧命託以後嗣之事故舉前日之事以告之曰前人敷布腹心以命汝作汝民極極中也使民皆于汝而取中故曰

作汝民極曰者命之辭也曰汝當明明勉輔後王㬰勉也偶者匹合輔佐也在亶乘茲大命亶信也乘行也我之命汝如此汝當以誠信行之惟法文王之德以大承當此無窮之憂蓋天下至重乃是無窮之憂也欲承此無窮之憂者茍非法先王之德不可此皆武王所以命周召之辭人情誰獨無是愛君之念周公舉武王昔日顧命之辭以留召公召公寧不惻然有動于中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公曰君凡我所以告汝者皆出于中心之誠然然則周公豈有不誠者哉而必曰告汝朕允示之以至誠者蓋召公之所見與周公不同以聖人而與聖人言則不言而意已傳以聖人而與賢人言故多言而意

始悟召公下於周公一等者也故不能無費辭保奭既稱之曰君又稱其官皆所以尊召公也其汝克敬我告汝之言既出于誠則汝當敬我之言不可忽也其以予之言監視于商家喪亡大亂肆念天威之可畏如此召公安得輕於去天威而謂之我者天下無一事而非吾身之理天威之可畏者即其理之可畏者也予不允惟若茲誥此又周公自謙之辭我之心未足取信於人所以如此多言以見多言非周公之

得已也因言所以明其心也予之意惟曰王業之所以成者在我二人周公不可一日無召公汝之意亦會與我合矣其言曰誠在是周召二人矣猶慮夫周家積累之久天之美日至福禄之來無窮非我二人所能當蓋德不勝福則必有危我深以滿盈為懼故欲去也夫召公所謂在時二人之意雖與周公合而惟時二人弗戡之意則與周公異周公以王業終始為憂召公以一身滿盈為憂也其汝克敬德明我俊

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周公以為召公雖以滿盈為憂惟能敬德者則雖滿而不溢汝盍以敬德為念乎今日相成王保治安持盈成兢兢業業不敢少忽者是乃敬德也又當于下僚之中有賢者則明而舉之置之上位丕大也至于他時國家躋于大安功業至于大盛則此時可以遜與後人而去矣在今日未至于盛大未有俊民可遜則召公未可去也蓋大臣之進退常以人才之得失為慮有賢者以任其事則身可

以退而無慮蕭何之死必引曹參以為相管仲不能薦賢於桓公徒知三子非人情不可近所以不能免後人之議也召公以滿盈為憂周公所以開拓召公之心使之以天下為憂也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周公又嘆而言曰所以厚輔周家者惟我二人故能至于今日之美使社稷安寧商民已服成王長而踐

祚豈非我二人之力乎雖然知今日之休為可美又當知他日之患為可慮既圖之于其始必當保之于其終我之意欲與二人者皆能成文王之功于不怠言文王之功有所未備者當以勤而成之使海隅出日之邦際天所覆極地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之地無不率俾則文王之功始成茍及于近而不及于遠及于中國而不及于外夷皆未足為功之至觀此章以見古之人君能信任其臣古之為臣者能任其

責也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此
豈易事哉而周公所以期望于召公者皆以是為人
臣之職業明乎此則使是民為堯舜之民者非伊尹
之責乎四海之内咸仰朕德者非傅說之責乎推而
下之則牛羊之茁壯㑹計之當否果非乘田委吏之
責乎千乘之國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比及三年
可使有勇果非任千乘國者之責乎古之為人臣者
隨其小大而各任其責如此後之為人臣者隨其小

大而皆不任其責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卑其

去古人已遠矣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

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

用治

惠順也我不順汝之所為所以如此多誥召公之意

欲去周公之意欲留周公安得順召公之所為而聽

其去乎前言予不允惟若茲誥所以見周公之不自

恃此言予不惠若兹多誥所以見周公之不苟同天之愛民也無有窮已予不以一身為慮而以天之愛民者為念閔念也公曰嗚呼又更端而告之嘆而言曰惟乃知民德借民情以為喻也民之德罔不能成其始而怠其終民之情勤初怠終也如此既是召公之所熟知則召公安可以民情自處乎惟其終可也當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以敬而用治尤當謹其治于終也語有之曰行百里者半九十晚節末路之難

也觀此篇周公所以拳拳于召公者豈非人臣之晚節乎

尚書詳解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詳解卷三十七

宋 陳經 撰

蔡仲之命 周書

仲乃蔡叔之子也蔡叔流言于國周公既囚之于郭鄰矣何為而復用其子也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使蔡叔之謀害及周公而不及王室則周公必將恕其罪惟其與三監淮夷

武庚協謀以叛周周公身為冢宰將以正王法則不得私其兄弟焉是周公之不得已也雖然周公豈一日而忘兄弟之恩哉無一日而忘兄弟則夫叔之子有仲能克庸祗德以蓋前人之愆豈非周公之所深幸歟又况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前日之事公不以恩而損義今日之事公不以義而掩恩觀此篇之書當有以知周公親親之情故其所以告戒之言皆家庭訓誨之語而非可以常情論也

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蔡叔既得罪于王家何以得稱没葢仲之賢久矣周公既以其子為卿士則不可以囚其父葢赦其罪矣又况命蔡仲踐諸侯位不廢其舊國則叔為始封之君既赦其罪則得以稱没先儒謂若父有大罪罪當絶滅正可别封他國不得仍取蔡名以蔡叔為始祖也其説是矣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

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此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攝之時周公為太師三公也冡宰六卿之長也以太師兼冡宰是為公以兼卿正百工之事當是百官總已以聽冡宰也三叔流言即管叔蔡叔霍叔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也變起于家庭禍生于骨肉周公將何以處此哉大義滅親不得以兄弟之故而屈于王法使周公而如

舜三叔如象則封之可也象之謀害舜也止及其身三叔之謗周公也害及于天下又况周公位冡宰正百工則法在周公權在周公安得以如舜哉致辟管叔于商者就商地而誅殺之也其罪重故也囚蔡叔于郭鄰郭鄰者中國之外地名囚者制其出入也其罪輕於管叔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廢為庶人三年之間不得與兄弟叙齒列三年之外則齒之也其罪又輕于蔡叔也三叔皆有罪管叔霍叔之子無

閒焉惟蔡叔之子蔡仲能用其敬德故周公用之以為己之卿士焉周禮畿内之諸侯立卿兩人周公為畿内諸侯故以仲為卿士及叔之卒也乃命諸王邦之蔡孔氏曰叔之所封畿内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閒畿内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然仲之命也不于叔未卒之前而乃于叔卒之後何也蔡叔未卒則仲無君國之禮崩聵在而立輒衞是以亂故周公之封仲也必于叔卒之後此又聖人所以正父子

之名也此一章非周公命仲之辭乃史官敘述其事
其言簡而有法觀周公之位冢宰也曷嘗容私于兄
弟之間哉其致辟管叔也乃管叔自取其辟而非周
公辟之也其囚蔡叔降霍叔也乃管蔡自取其囚與
降而非周公囚之降之也其封蔡仲也亦蔡仲自取
其封而非周公封之也賞善罰惡在人而不在已周
公何容心哉此之謂天討有罪天命有德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

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王若曰周公以王命告之也小子胡亦與小子封同意胡仲之名也小子者以其年齒尚少未有所知當受教誨也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將以命之必有以美之汝能率循文武之德能改蔡叔之行亦在于謹其道爾謹其道者不敢違道則必知所決擇德則

循而爲之父行則改而不爲肆我所以命汝爲諸侯于東土之地往即乃封敬哉汝今往就此封爵尤當敬其事勿謂其已能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而不加勉也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周公篤於親親之情故戒之之辭尤切爾庶幾掩蓋前人之過者惟在忠于事君孝于事親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揚名可以顯父母不遺父母惡名如東晉沈勁恥其父有凶逆之行欲死以滌之變凶逆而爲忠孝者此可謂能爲子

矣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邁行也迹
善迹也汝當行善自汝身始勤而終不怠以示乃子
孫之法蓋祖父有善行則舍汝之身使汝之子孫取
法於祖父可也為祖父者既有過則爾子孫將何所
法乎自汝身而不能行善不能克勤爾之子孫無取
法則爾父之惡名曰彰矣此乃周公深有望于蔡仲
砥礪植立湔雪前人之恥以自新其門戸也率乃祖
文王之彛訓無乃爾考之違王命此則周公示之以

知所取舍也爾將何以垂憲乃後乎文王之彝訓可循則循之爾考之違王命可改則改之蔡仲既能率德改行則能率彝訓不違王命矣周公又就其能者而申警之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此又以天人至公之理示蔡仲天無私親惟有德者

輔之此天有至公之理也民無常懷惟惠者懷之此民有至公之情也爾勿謂汝父有罪天不輔汝民不懷汝自汝之身苟有德以感乎天有恩以感乎民則天人將不汝棄天下之善亦多端矣而要其同歸則歸於治天下之惡亦多端矣要其同歸則歸于亂治與亂者善惡之應也故夫人之為善惡者不在治亂效驗之日而常在于是非一念之初爾其戒哉當以同歸于治同歸于亂者為戒謹其初而思其終可也

謹其初者乃是非之一念也思其終者治亂之效驗也始然之火至於燎原滴溜之泉可以滔天安可不謹其初而思其終之可以常行乎君子言必稽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者是自初而為終之慮也茍惟決擇之初不能謹審學仁而至于兼愛為無父學義而至于為我為無君無父無君遂至于為禽獸其端甚微而治亂甚大故謹厥初惟厥終者至于其終可以不困不困則歸于治矣不惟厥終者終于困窮困窮則

歸于亂矣人情孰不欲好善惡惡亦誰肯舍善而從惡惟其決擇趨舍之不審以惡者為善反以善者為惡及其機已熟則治亂形焉蔡仲為蔡叔之子是雖其心以父之惡為懲戒安知不矯枉之過遂流于惡而不自知乎故周公以為善不同為惡不同者示之以其所歸又以謹厥初者示之使知所辨惟恐蔡仲矯乃父之失懲乃父之罪過于用心雖不蹈父之惡而惡亦多端不可以一概言也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

此言為諸侯之綱目也為爾之職者得非在于勉乃功乎凡諸侯所當為之職者皆在所勉也得非在于睦四鄰乎凡朝聘會同鄉校之禮在所當講也惟其懋勉汝之功則蕃屏王室者在此矣内為天子牧養小民而外為天子禦侮敵愾王所則乃績之勉是乃所以蕃王室也惟睦汝之四鄰則和兄弟者在此矣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行玉帛之往來則四鄰之睦

是乃所以和兄弟也

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康安也濟成也安民之居成民之業當循大中之道而行之尋自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相傳之要不出中之一字所謂中任理而不任意任公而不任私是也若夫作聰明以亂舊章視聽之不審以側言而改厥

度者皆任意也非理也皆任私也非公也舊章皆中之所存法度者亦中之所寓惟作聰明者必至於喜功生事好奇立異而舊章于是乎亂矣惟視聽之不審者必至於聽無稽之言用弗詢之謀窮兵黷武横賦厚斂而厥度于是乎敗矣度即舊章也曰舊章則有已然之則曰度則有當然之制無非中也周公慮蔡仲懲創乃父之愆用意過當反以生事為奇也故有此戒天下有自然之中理初不在乎作意為之

能如此則予一人將汝嘉美而不汝棄矣王曰嗚呼

申言以訓之曰小子胡自今以往無荒怠以棄我之

言欲其終身以奉行之也此篇大意惟在率德改行

一句蓋前人之愆是改行也至于德則謂之率乃祖

文王之彝訓謂之舊章無非循其自然之理不在于

矯揉而為之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奄之為惡亦已久矣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

三年討其君則在武王時常不服矣及武王崩周公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則周公攝政時又叛矣此言成王東伐淮夷則周公歸政之初成王即政之初又叛洛誥成王即位封伯禽於魯費誓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淮並興東郊不開魯侯征之彼言徐淮並興此言伐淮夷則知成王伐淮夷魯侯伐徐戎正同時也蕞爾奄國自武王至成王即政初年凡三叛故多方之書曰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知此伐

淮夷者乃第三次也反覆背叛不常如此故成王既伐之則遂從而滅之踐滅也滅其君而徙之也作誥命言徙奄平淮之政令史叙其事作成王政之篇成平也平淮夷以為王者政令也其書已亡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王者之兵無滅國之理成王既滅奄矣又將遷其君於蒲姑則知踐奄者滅其背叛之君誅於奄衆別置其君則其社稷不滅也蒲姑齊地也成王以其叛服

不常去中國遠故徙其君於蒲姑近齊之地使之邇王室之化周公以此告召公先儒謂告召公使為此策書告令之其書已亡未知其必然也此三篇之書皆有其序而已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詳解卷三十七

尚書詳解卷三十八

宋 陳經 撰

多方周書

武王之伐商也一戎衣而定何其易也既得天下易世之後商民猶不服自大誥而下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之書無非為商民而作何其難也觀孟子荅公孫丑論王道之難易可以知此矣

商家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商久矣久則難變也文王之德百年猶未洽於天下而武王周公繼之而後盛行則知商民念商德澤已深而服周之化猶淺武王崩一經武庚之變而國叛及成王即政又叛東坡先生曰周無周公則商之復興必矣以西漢之道德比之商猶碔砆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徒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之興成功若建瓴然此周召二公所以終不敢去周者為是故也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成王東伐淮夷遂滅奄矣自滅奄而歸在鎬京諸侯朝覲之際因作多方之書以告庶邦多方之書與多士相類多士誥商民之遷於洛邑者也多方誥四國多方併及天下之諸侯也夫以周室堂堂天下之大勢視商之遺民不啻泰山壓卵舉不服之民而誅戮之以一天下之心宜不為過而成王周公諄諄于口舌之間不能自已何也然是足以見古人忠厚之心

矣古之聖人不忍有疾圖天下之心寧使無有遺力而不忍盡其力于天下寧使吾有餘威不忍盡其威於天下竟不以四凶之害治而遂用操切之政舜不以有苗之逆命遂用擣其巢穴之師此皆聖人寬緩和柔之政視天下如海涵春育之中曾不以小不如意而遂至于傾國之舉也秦漢而後吁亦薄矣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於宗周此史官記其時日敘其所以作此書之旨也踐奄之舉豈成王之得已哉成王不得已而踐奄及歸自奄之後恐多方之諸侯猶有未服以干天討如淮夷之國者故作書以開導之周公曰王若曰先言周公而後繼以王若曰者周公以王命告也自大誥而下凡言王若曰者皆周公以王命告也而不言周公何也曰史官于此舉周公則知前數篇凡言王若曰者皆周公之辭猷告爾

四國多方言以道告爾四方之國多方之諸侯惟爾殷侯尹民者凡在殷國之諸侯與乎為正民之官者併告之也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降爾命誅紂也紂為無道得罪于天我奉天命以伐紂既降爾命此爾之所知也汝諸侯既知紂以暴虐取亡我周何與焉爾諸侯猶有未服之心何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

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内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此舉有夏之事以為証也商之伐夏猶周之伐商有夏之君所以圖謀天命者不能常敬念于祭祀蓋欲謀天命當求諸己己能以敬奉其祀事則天命得矣夏之君不知此故天于是降格于夏謂有災異以警懼之也天之愛人君至矣自非大無道之國常欲扶

持之故日月之薄蝕山川之沸騰皆所以降格于有夏使知所戒天雖降格于夏如此而有夏之君視之如未嘗有方且大為逸樂不肯出憂民之言人主有憂民之心則必有憂民之言有憂民之言則必不敢為逸樂之事既誕厥邑則必不肯感言于民矣乃大淫昏者其心蒙蔽而昏亂也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者未嘗以一日之力勉行天道也夫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其心無所發明

矣安能以一日之力行天道乎乃爾攸聞此有夏之惡天下之所共知亦爾之所聞也惟其桀之惡淫昏於厥心故見之於民者亦無有善政凡人主謀天命者以民為主有夏所圖帝之命乃不能開民之所麗麗著也離麗也人情莫不欲壽是所麗在壽也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是所麗在富也三王厚之而不困桀乃不克開于民之麗凡民之所欲處皆為之窒塞不通方且降刑罰之威以增重其亂于有

夏之國因甲于内亂甲者始也其亂自内而始自身及家自家及國不能以善遏承其衆孟子道性善謂民性本善人君亦當以善道承之使趨于善桀不克靈承於旅故無有大惟恭德之是進不惟恭德之是進是忽略其民也忽略其民所以大爲舒惰之政于是視民事若不切然不以介意者也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桀既不以民爲心故民亦不以君爲心有夏之民皆

相率為貪叨忿懫以拒其上桀乃取其殘賊之臣為
慘酷而劓割夏邑者日日尊敬之以此而為治桀之
罪至此則天人之心皆失矣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
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
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
大不克開
亂不極則治不生此自然之理也有桀之暴則必有

湯之仁天求其可以為民王者莫如湯故降明美之
命於湯俾之刑殄有夏而滅之知天之所以與湯則
知天之所以不與桀矣純一也天之不與夏者純一
而不變古者無道之國天或降之災異未遽至于喪
亡者天之不俾者未純猶有待其改悔之意若夫天
之不畀至于純一則冥冥之中無一毫佑夏之意矣
天之佑商也必曰純佑命天之不畀夏也必曰不畀
純則純者極至之辭也更言桀之罪曰乃惟以爾多

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義民賢者也永長也享受

也明主任賢可以享天下之福桀不能任賢享天下

之福故雖有多方之義民不能長享其國也義民既

棄而不用以享其國則有夏所恭之多士皆其不明

保享于民之人也安受有民國之福者惟賢者爲能

明之故禁其亂於未形之前絶其惡於將然之際不

能明其保享于民則必小人也必愚闇之人也夏之所

敬在多士之列者皆此等輩也賢者既不用之以享

其國所用者皆不明保享之士是桀之心與小人合也君臣志趣如此卑下所以相為暴虐之事以及于民至于百為凡所為之百事也皆在窒塞處無有開明之譬之行路焉遊大公至正之道如履坦塗四通八達可以南可以北者由邪徑左道而行如出入山徑之蹊荊榛滿目將見途窮矣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

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言桀之罪則必言商家之有德而惟成湯能以爾多方之衆大能代夏而為民主湯豈無故而得之哉麗著也人心必有所麗如日月之必麗天草木必麗土人心不麗於邪必麗於善也正身以率其民民安有不相勸而為善哉不特謹厥麗可以勸民也民雖被刑亦知勸善竊意其必曰上之刑我也非虐我也所

以禁我之為非而驅我之為善也今而不免於刑皆
已自取上之人何尤哉此厥民刑用勸之意也以至
于帝乙家法所傳賢聖六七作之君莫不皆然無不
明德慎罰明其巳之德以率民是用德者其本心也
謹其罰惟恐濫及於民是用刑者之不得已也民知
上之明德謹罰如此亦能用勸為善要囚殄戮多罪
有罪之民陷於刑獄之中至於戮者亦皆知勸以為
上之刑非以毒民而民之自取之也明德慎罰即謹

厥麗乃勸也要囚殄戮多罪即厥民刑用勸也不特明德慎罰而民勸雖要囚殄戮而亦勸不特要囚殄戮而民勸雖開釋無辜而亦勸無辜者釋而免之而民亦知勸是無罪者不枉也要囚殄戮多罪是有罪者不縱也人主本原處既正則或刑或不刑無非皆所為勸且刑一也先王用之而可以使天下之為善後世用之而愈召天下之犯法何哉先王之刑皆仁心之所寓而後世之刑皆不仁之具也夫子未嘗不

釣弋也而仁見於不綱不射之際文王未嘗不蒐田也而仁見於一發不再舉之時推此以觀則皐陶之刑可以使四方風動者豈刑為能爾哉仁心之所形所以陰驅潛率之者多矣今至於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有商之賢君其所為者如此至于爾辟指紂言也紂不能法先王所為故不能以爾多方之衆受天之命則商之興也必有所因而興商之亡也亦有所因而亡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周公先嘆而後以王命告之曰予之作誥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而不佑之夏之君自取之也亦非天用釋有商而不佑之商之君自取之也是天命之廢興在已而不在天也乃惟爾君紂以爾多方之衆

不能修巳以謀天命方且以大淫過之行而圖天命
惡事盡有可說言其惡之可指也夫為善而至于有
善之可指曰某人仁人也某人義人也此為善之成
其著見如此為惡而至於有惡之可指亦然泰誓三
篇武王數紂之罪是皆有辭是其惡之成于著見如
此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周公更取有夏之事
對商而言之集有積聚之意享者享受其國也弗集
于享則凡今日為之明日為之今日積之後日積之

皆不可以享國之事故天降時喪令有邦之諸侯如成湯者代之汝自諸侯而為天子也乃惟爾商後王紂逸厥逸是以逸為逸也文武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是以勤為逸也紂不以勤為逸而以逸為逸則其所謂逸者皆縱恣放辟之所為也所以謀其政者不務蠲潔其身以進于善其濁穢可知矣烝進也故天亦從而降下喪亡是天之棄商亦如前日之棄夏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上智即聖也下愚即狂也聖人不可以為狂者猶狂之不可以為聖此孔子之所謂不移者也而周公乃曰聖乃可以作狂狂可以作聖則無乃上智下愚之可移歟曰孔子之所言者聖與狂之成也其習既成則不移矣周公之所言者聖狂之分也聖狂之分生於一念之頃故聖而罔

念則遂趨於狂之路矣狂而克念則遂趨于聖之路矣聖者決不至於作狂狂者必不肯以作聖然亦有此理使堯舜一日而忘兢兢業業豈不移於狂乎是西子之蒙不潔也使桀跖而能改過遷善豈不趨於聖乎是惡人齋戒沐浴也孔子雖曰不移其實有可移之理但恐下愚者自暴自棄不肯移爾若能移之是惟狂之克念也周公言此者以明紂之為惡倘一旦改悔則天豈有終棄之哉上天之意念其商家祖

宗賢聖不忍驟然棄紂故須待寛暇湯之子孫于五年之久遲之以待其改悔也及五年之間紂不能改悔矣大為民之主而無一善之可聞無一善之可聞是終於為惡者也周公何以見天須暇五年哉周公即心而卜之也人心未盡去武王未忍伐商時即天意也即未會孟津五年之前也豈人心之外别有天哉聖人之心不忍棄人于為惡也亦然有不善于此必涵容之寛暇之教誨之遲以須其改變不得已而

後棄之堯之滅鯀也必至于九載績用不成之後舜之滅庶頑也必在於侯明撻記之後湯不以不祀而遂興征葛之師既遺之牛羊既使亳衆往耕而其終猶不改也然後征之矣嗚呼此天之所以須暇之子孫必于五年之久也天非棄紂紂自棄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紂既不能改過天于是求于多方之中視其有德者欲以代商大動以威者言其災異日至天威欲去紂而滅商也開其有能顧天者顧與成湯顧諟天之明命同顧回視也謂其不違乎天理也開乎彼所以開乎此開乎商所以開乎周惟爾多方之中無有能顧天者足以上當天心惟我周王文武能以善承民有夏之君惟不克靈承于旅故為天所棄我周王能靈承于旅故為天所興克堪用德德者得于已也在他

人則敗其徳而不用在周王則能用其徳天所愛在民而周王靈承于旅天所親在德而周王克堪用德故可以典主神天人君之所以典神天者為神之主上而星辰日月得其序下而山川草木得其寧中而宗廟社稷得其安皆人主有以主之也惟典神天得其所以主神天之道故天于是式教之而用其休凡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皆天所以陰誘其衷用訓厥道者也天畀與以商家之命使文武尹正爾多方而為

之君我文武之代商也豈有私心哉天予之也上天
至公之理如此爾多方之人尚何疑之有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
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
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
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
典圖忱于正
今我曷敢多誥謂我本不欲以言語大告天下爾之

者不從惟有誅戮爾豈敢多為誥辭哉言寬恩不可以數得我前此亦嘗大降下爾四國之君謂滅管蔡商奄時也民命即四國之君也爾其可不知懼乎爾何不以誠信之心行寬裕之道于爾多方商人所以不服者其心狹隘不知有至公之理故也爾何不以夾輔介助顯其治道于我周王以享受上天之命乎據汝商人之罪固當擯棄誅戮而我周家撫汝以恩使汝尚得宅居汝之故居畋爾之土田爾何不順王

政以廣大天之命乎爾乃蹈行屢為不安之行是汝心不知自愛故也爾乃不肯大安其天命之當然是爾之盡棄其天命而違乎天也是爾乃自為不常之事以謀信其正道也夫謀信于正道其心必有常今汝以不常之心豈能謀信于正乎觀此有以見周公無忿疾於頑之心多為之利害以廣譬之必曰爾者所以見其丁寧諄復之意天命在成王何與乎多方而必曰享曰熙曰大宅曰肩播者蓋理之所不可違

者天命也天命在周而汝多方能順我周家即享也即熈也天命在周而汝多方不順我周家即不大宅天命也即屑播天命也周公以天命諭多方豈非示以至公之理將以破其猜疑之情乎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我惟時其誥教之謂前此自大誥而下數書皆所以

告汝也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三謂前此伐紂
之後攝政之時三監與淮夷叛復政之後又叛也自
今以後如有再叛而不用我命則我惟有大罰以殛
汝矣至于此時非我有周秉持其德不務安康實汝
之叛自取之耳此周公所以絶其疑情于他日也然
則大罰殛之者豈眞殛之哉戒之之辭不得不如是
之嚴亦猶酒誥之書曰予其殺未必殺之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

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此又專責長民之官也有方多士周之士也暨殷多士即商士也此篇書合天下而告之故併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謂商士也奔走為我之臣為長民之官至此已五年矣自成王即位遷頑民至今已五年監即長民之官也胥伯者相長之

人也小大多正者小官之長與大官之長皆是殷之尹民者爾無不由於法度之中不可出於法度之外臬取其有限制之義自作不和爾惟和哉和者謂其一心事上無有乖戾是也爾民之中有為之倡為亂者亦有不待倡而自為亂者自作不和乃不待人率之而自為不和爾既為長民之官當有以和之也爾室不睦謂爾之室家宗族也爾雖從我周家而爾室家之人未睦則爾亦當和之至於爾邑克明灼見利

害是非之所在從我周家之化而無窒塞晴昧則汝之責塞矣故曰爾惟克勤乃事自非爾之勤乃事何以致爾邑之明哉此皆是責長民之官民之未服皆汝爲之長者未有以化之爾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閲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凶德者頑而不服者也爾不可以民頑而不服其心

遂忌之以為不可化爾但能以敬和之德在爾之位則民皆將化凶為德矣夫人有穆穆之容者人見之自然生敬閱視也我視汝之邑見汝所謀之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永久其力常得畋爾之田終享安居之樂天亦將畀予矜憐爾我有周又將大有以賜汝擇其能迪蹈者簡拔在王庭之上庶幾使爾治其事有所服行在大僚之中謂受之以尊顯之位周公諭商臣能勸率其民我必有以賞之示之使知所

勸勉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前既以賞誘之此又以威懲之爾能如是則有賞不能如是則有罰故又曰多士爾若不能相觀率以誠信我之命爾亦則惟不克享是汝不能奉上也惟汝不能奉上所以致民之不能奉上者皆爾長民之責

是爾惟放逸惟頗僻以大遠我之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取天之威本未嘗濫加人皆人自取之爾既自取天之威則我所以致天之罰於汝身離遜爾土使爾遠徙不得享土田之樂我周家所以告戒汝至此勤且至矣惟有賞罰二柄看汝所以從違如何爾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我不惟多誥蓋多為言語以告爾衆非我本意也我

惟敬告汝以天命周之得天下也皆天命而汝不知天命之所在故此篇言天言帝尤詳又曰時惟爾初又更端而告之曰自今以始皆是爾之初前日之非已赦汝勿論汝當自今日爲始改過自新汝自此以往若不能敬不能和睦則我決意于刑威不汝赦矣周公恐其言語之多適以瀆民恵大褻而民不以爲德故斷然爲辭曰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此告商人之書所以至多方而止也

尚書詳解卷三十八